



钱 基 博 著 作 集

中国文学史

下

钱基博 著

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



钱基博著作集

中国文学史

下

钱基博 著

I209.2

Q301.53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六编
近 代 文 学

自序

自来论文章者，多侈谈汉魏唐宋，而罕及明代。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，超绝宋元恒蹊，而未有勘发。自我观之：中国文学之有明，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？明太祖开基江淮，以逐胡元，还我河山；用夏变夷，右文稽古，士大夫争自濯磨。而文则奥博排纂，力追秦汉，以矫欧、苏、曾、王之平熟；而宋濂、刘基骅骝开道，以著何、李、王、李之先鞭。诗则雄迈高亮，出入汉、魏、盛唐，以救宋诗之粗硬，革元风之纤浓；而高启、李东阳后先继轨，以为何、李、王、李开山。曲则明太祖导扬高则诚《琵琶》一记，尽洗胡元古鲁兀刺之风，而易之以南词之缠绵顿挫。至八股文，则利禄之途，俗称时文者也。然唐顺之、归有光纵横轶荡，则以古文为时文，力求返虚入浑，积健为雄；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，而反本修古一也。然则明文学者，实宋元文学之极王而厌，而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；弹古调以洗俗响，厌庸肤而求奥衍，体制尽别，归趣无殊。此则仆师心自得，而《明史》序《文苑传》者之所未及知也。顾论文者，则狙桐城家言之绪论，而极称归氏，妄庸七子。不知明有何李之复古，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；犹唐有韩柳之复古，以救汉、魏、六朝之缚靡；有往必复，亦气运之自然。明有唐顺之、归有光辈，振八家之坠绪以与七子相撑拄；不过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，与韩柳为异，以扬六朝之颓波耳。而一代文章之正宗，固别有在也。

又论者以钱谦益文章为秽为杂，此亦拾桐城家之唾余，而不免求全之毁。钱氏以明代文章巨公，而冠清贰臣传之首，人品自是可议。至于极推欧阳修，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，而下开归氏；又翹归氏以追

配唐宋大家，因校刻《震川集》而序之以发其指；然后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，由归氏以踵欧阳而窥太史公；姚鼐遂以归氏上继唐宋八家，而为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；胥出钱氏之绪论，有以启其涂辙也。特其为文章，盛气纾语，错综奇偶，七子之习湔洗不尽；自与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归氏之洁适者异趣。然以视湘乡曾国藩之为文，从姚鼐入手，而益探源扬马，复字单谊，杂厕其间，务为厚集其气，使声采炳焕，而戛焉有声者，何必不与钱氏后先同符？钱氏从王李入，而不从王李出；湘乡从姚氏入，而不从姚氏出；自出变化，以不殊暖于一先生之言，亦何必此之为是，而彼之为非？然世论不敢薄湘乡，而务集谤于钱氏，多见其不知类也，此与以耳食者何以异。

至于谈诗者，则多为朱彝尊《明诗综》所囿，而以钱氏《列朝诗集》为口实。不知朱氏以《明诗综》而诋《列朝诗集》，譬如蠹生于木，还食其木。何者？《列朝诗集》，《明诗综》之底本也；何焯尝恶而揭发之。不过文人矜诞，好谤前辈耳。诗至晚明，钟谭异军别张，钱氏朱氏皆所不喜，竟陵遂为谤府。而夷考其实，钟谭之诗，蹊径别开，蘄以幽冷救七子之绚烂，而为秀峭以矫公安之容易；诗道穷而必变，亦如肥鱼大肉，饕餮之过，而不得不思菜羹也。其诗出入中晚唐郊、岛、皮、陆之间，么弦侧调，亦有渊源，避熟就生，人自少见多怪耳。要之盛唐李杜，摹拟势尽，厌故喜新，人情皆然。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不取李杜一首，何尝不与钟谭所选《唐诗归》同指？而士禛诗为秀丽疏朗，钟谭出以幽深孤峭，皆欲以偏师制胜。或诋钟谭格局未完，雕镌愈工，不知真气弥伤；然士禛缥渺取神，风华富有，亦病性情不真。而一尸亡国之大诟，一为盛世之元音，岂非所遭之时有幸不幸耶？

仆怀此久，未有以发。商务印书馆主人属为撰论。用布所蓄，以俟论定。而读《四库提要》著录明人诗文集，睹记所及，每有寻声逐响之谈，并为随事举正以著于篇。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三日，无锡钱基博。

第一章 明 文

第一节 总 论

近代文学之有明，如近古文学之有唐；盖承前代文学之极王而厌以别开风气者也。明有何景明、李梦阳之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庸懦，犹唐有韩愈、柳宗元之复古以救汉、魏、六朝之缚靡。唐有裴度、段文昌等扬六朝之颓波；亦与明有唐顺之、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，仿佛差似。大抵宋元以来，文以平正雅驯为宗，其究渐流于庸肤。庸肤之极，不得不变而求奥衍。何李之起，文以沉博奥峭为尚，其极渐流于虚矫。虚矫之过，不得不返而求平实。一张一弛，盖理势之自然。然汉魏之声，由此高论于后世，而与韩愈、欧阳修争长；唐宋之文运，于是乎变，迁流以至晚明。钱谦益、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；张溥、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，旗鼓相当而文，亦斐然有彩。明文源流，大抵如此。今博考诸家之集，参以众论，录其著者。

第二节 杨维桢 宋濂

附张孟兼

刘基

附王祯 徐一夔 胡翰 苏平仲

明太祖起自畎亩，开国文臣，首称金华宋濂字景濂；次则青田刘基字伯温。其时前朝文学家，风流照映，独推会稽铁崖杨维桢字廉夫

为首，其生平行事已见于前。有大名于时。诗擅一时之雄，号铁崖体。其为诗以奇谲兀莽，自辟町畦；而文则文从字顺，演迤澄泓。传有《东维子文集》三十一卷，附录一卷（《四部丛刊》景印江南图书馆藏鸣野山房钞本），其中文二十八卷。维桢邀嬉同尘，而自谓无所浼于世也。

维桢文有《竹夫人传》以见志曰：

夫人，竹氏，名茹，字珍珑，自号抱节君。其先为孤竹君之子曰智，谏武王伐纣，不听，遂不食周粟，饿于首阳山。且死，以其族告曰：“吾不食死。百年后，当有不食饮者为吾女氏以救世之浊热，然未尝如锁子妇之隳其节也。”越若干世，为宋之元祐年，果生夫人。夫人生而瘠如箴器，成将作匠之罗织；巧慧其中，玲珑空洞无他肠。又善滑稽圆转；虽与人狎，其情邈，亦如木偶氏。谓夫人者无螽斯分；而善之者，则无内荒长舌之祸也。尝见聘赵氏子充家奴畜之。豫章黄太史庭坚闻其人，作诗雪之，以为：“憩臂体膝，辱夫人；而况又奴之乎？”夫人亦犯而不校。夫人自以家世素青节，终耻屈身于人。铅华眉黛，弗之御矣；荆钗棘簪之微，一皆弃斥。而王后嫔妃下至公卿百执事，无不器重之。召亦无不住，然所在抱节，终身未尝少污其洁。先是得长生久视术于羿娥氏，用能辟谷导引以应鼻祖氏之言。其踪迹诡秘，当炎而出，方秋节遁去，或谓尸解，不知其终。

史氏曰：庄周称：“姑射山有神人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。”夫人岂其流亚欤？惟其辟谷不食饮，故老不死，人疑为女仙。后人有见于葛陂者，与壶丈人同蜕去云。

其辞坦迤，绝无雕藻淫艳之态。维桢之为《鹿皮子文集序》曰：“言有高而弗当，义有奥而弗通，若是者，后世有传焉？无有也。又况言庞而弗律，义淫而无轨者乎？”是其为文，言求有当而合于文律，义求能通而避淫僻。宋濂志其墓，谓“非先秦两汉弗之学，久与俱化，见诸论

撰，如睹商敦周彝，云雷成文，而寒光横逸，夺人目睛”；则有过情之誉矣。维桢之文，虽其志在力驾宋人而卒未能力破宋人之藩篱，气畅而词适，亦不堕恶道，尚未能与韩柳争长，而比之于先秦两汉之文，则不相类。故其文故与宋濂同其冲融清遒夷犹耳。惟维桢词笔瘦拗，而濂则才章富健，则又不同。

元末文章以浦阳吴莱字立夫、浦江柳贯字道传、金华黄潛字晋卿为一朝之后劲。而宋濂初从莱学，又学于贯与潛，其授受具有源流。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去书卷，于学无所不通，下笔绵绵不能自休。及事明太祖，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，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，四裔贡赋赏劳之仪，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，咸以委濂，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。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。外国贡使亦知其名，每问宋先生无恙。高丽、安南、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。修《元史》，充总裁官。累官翰林院学士；四方学者悉称为“太史公”，不以姓氏。为文章醇深演迤，而乏裁剪之功；体流沿而不返，词枝蔓而不修，此其短也。吴莱恃气纵横，笔情閎肆；论者谓他人患其浅陋，而莱独患其宏博。濂则得法于莱，而以才多为累，亦与同讥。惟莱雄崭矫举而失之矜张，濂则敷腴朗畅而不免冗芜；顾笔力道足以自振，故不以冗芜为病。传有《宋学士文集》七十五卷（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正德间张潛刻本，内分《壶坡集》，即《翰苑前集》、《翰苑后集》，又《翰苑续集》、《翰苑别集》、《芝园集》、《芝园后集》、《朝京稿》），又《宋文宪全集》五十三卷，卷首四卷（清嘉庆间严荣刻本）。其为《竹溪逸民传》曰：

竹溪逸民者，幼治经，长诵百家言；造文蔚茂喜驰骋，声闻烨烨起荐绅间。意功名可以赤手致。忽抵掌于几曰：“人生百岁，能几旦暮？所难遂者适意尔，他尚何恤哉！”乃戴青霞冠，披白鹿裘，不复与尘事接。所居近大溪，篁竹脩脩然生。当明月高照，水光潋潋，共月争清辉。逸民辄腰短箫，乘小舫，荡漾空明中；箫声挟秋气为豪，直入无际，宛转若龙鸣深泓，绝可听。箫已，逸民叩舷歌曰：“吹玉箫兮弄明月，明月照兮头成雪。头成雪兮将奈

何，白沤起兮冲素波。”人见之，叹曰：“是诚世外人也。欲常见且不可得，况狎而近之乎！”性嗜鞠，种之满园，顾视若孩婴；黄花一开，独引觞对酌，日入不倦。人让其留物。怒曰：“举世无知我，知我惟此花尔。一息自怡，尚可谓滞于物耶？”复爱梅；梅孕绿萼微吐，赤脚踏雪中若温，见辄凝视移时，目不瞬，且大言曰：“知我者惟鞠；鞠已谢我去，幸汝梅继之。汝梅脱又谢我去，我当上白鹤山采五芝耳！”白鹤山盖溪上诸峰云。

逸民年五十，益恬泊无所系；间私谓其友曰：“吾于世味愈孤矣，将渔于山樵于水矣。”其友疑其诞。逸民曰：“樵于水，志岂在薪？渔于山，志岂在鱼？是无所利也。无所利，乐矣。子以予果滞于梅与鞠耶？”君子以其语近道，有类于古隐者，相与传其事。逸民所未尝言，则无从知之矣。逸民，陈姓，洄其名，乌伤人。

史官曰：昔者李白与孔巢父等六人隐居徂徕山，世仰之以为不可狎近，因号为竹溪六逸。寥寥七百年后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，若出一辙。岂闻风而兴起欤？纵曰其地或殊，人之众独有异；高风绝尘，照映后先，其安有不同者欤？士之沉酣声利而弗返者，盍亦知所自警欤！夫自范蔚宗著《后汉书》以隐逸登诸史传，历代取法而莫之废者，其意又岂无所激欤？虽然，逸民之自为则善矣。

或以濂一文宗，比之宋之有欧阳修，而文章实非其伦。欧阳恣有余妍，而出之容与闲易。濂则笔无剩肆，而好为纵横驰骤。欧裕于养，濂逞其才。刘基负气甚豪，明太祖尝以文学之臣为问。基对曰：“当今文章第一，舆论所属，实在翰林学士臣濂。其次臣基，不敢他有所让，又次则太常丞臣孟兼。”孟兼，张氏，名丁，以字行，浦江人，传有《白石山房逸稿》二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钞本）；其诗文温雅清丽，而奇气烨然，不可掩抑，亦以追踪于濂。宜基有以亟称之也。

刘基雄迈有奇气，而宋濂自命儒者。然基炼气入道，而不为濂之泛滥；又造辞欲洁，亦不如濂之曼衍。濂蛟腾风起，其文赡；基剑气珠

光,其辞崭。清臣修《明史·基传》,称:“基所为文章,气昌而奇。”奇则有之,昌非所尚。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则曰:“濂文雍容浑穆,如天闲良骥,鱼鱼雅雅,自中节度。基文神锋四出,如千金骏足,飞腾飘瞥,蓦涧注坡;虽皆极天下之选,而以德以力,则有间矣。”此亦似是而非之论。其实濂闲放若有余肆,差似雍容,未为浑穆。而基则敛抑如恐绝尘,自中节度,岂欲飞腾。一肆一遒,其大较也。基博通古今,文章精卓;传有《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》二十卷(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隆庆壬申刻本,又清乾隆丙子刻本);其中《郁离子》二卷,杂文六卷。而《郁离子》者,在元季屏居青田山时所著之书,发愤而有作,正名察治,托物取譬,以自命一家言者也。其辞曰:

楚太子以梧桐之实养梟而冀其凤鸣焉。春申君曰:“是梟也,生而殊性,不可易也。食何与焉?”朱英闻之,谓春申君曰:“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为凤矣。而君之门下,无非狗偷鼠窃亡赖之人也,而君宠荣之,食之以玉食,荐之以珠履;将望之以国士之报。以臣观之,亦何异乎以梧桐之实养梟而冀其凤鸣也?”春申君不寤,卒为李园所杀,而门下之士无一人能报者。(《千里马篇》)

郁离子曰:“豺之智,其出于庶兽者乎?呜呼!岂独兽哉,人之无知也,亦不如之矣。故豺之力,非虎敌也,而独见焉则避;及其朋之来,则相与犄角之。尽虎之力,得一豺焉,未暇顾其后也,而犄之者至矣。虎虽猛,其奚以当之?长平之役,以四十万之众,投戈甲而受死,惟其知之不如豺而已。”(《鲁般篇》)

瓠里子自吴归粤。相国使人送之,曰:“使自择官舟以渡。”送者未至,于是舟泊于汴者以千数,瓠里子欲择之而不能识。送者至,问之曰:“舟若是多也,恶乎择?”对曰:“甚易也。但视其敝篷折橹而破帆者,即官舟也。”从而得之。瓠里子仰天叹曰:“今之治政,其亦以民为官民欤?则爱之者鲜矣。宜其敝也。”(《灵丘丈人篇》)

楚有养狙以为生者，楚人谓之狙公。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，使老狙率以之山中，求草木之实，赋什一以自奉；或不给，则加鞭捶焉。群狙皆畏苦之，弗敢违也。一日，有小狙谓众狙曰：“山之果，公所树欤？”曰：“否也，天生也。”曰：“非公不得而取欤？”曰：“否也，皆得而取也。”曰：“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？”言未既，众狙皆寤。其夕，相与伺狙公之寝，破栅毁柙，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，不复归。狙公卒餒而死。

郁离子曰：“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，其如狙公乎？惟其昏而未觉也。一旦有开之，其术穷矣。”（《瞽瞍篇》）

孽摇之虚有鸟焉，一身而九头；得食则八头皆争，呀然而相衔，洒血飞毛，食不得入咽，而九头皆伤。海鳧观而笑之曰：“胡不思九口之食同归于一腹乎，而奚其争也？”（《省敌篇》）

辞譎而义贞，指小而喻大。其他《九难》仿《七发》，遭丽得枚乘之体；会稽山水诸记，幽秀有柳州之意；其音清越，殊胜濂也。义乌王祎字子充，与濂偕总裁修《元史》。太祖谓濂曰：“浙东人才，惟卿与王祎。才思之雄，祎不如卿。学问之博，卿不如祎。”传有《王忠文公集》二十四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刊本）。而濂为之序，称：“其文凡三变：初年所作，幅程广而运化宏。壮年出游之后，气象益以沉雄。暨四十以后，乃浑然天成，条理不爽。”则亦服祎之深矣。祎尝荐天台徐一夔字大章者同修《元史》。一夔不出，而有《与祎论修史书》；诵者称其有鉴裁。传有《始丰稿》十四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钞配明初刻本）。又濂乡人胡翰字仲子，从吴莱学，与濂同门；其文亦为黄溍柳贯所称；传有《胡仲子集》十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明洪武刻本），其中文九卷，持论多切世用，文章与宋濂王祎相上下。而濂独亟称苏平仲，以为不求似古人，而未尝不似也。平仲，名伯衡，亦濂乡人。濂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。太祖问代者。濂对曰：“臣乡人苏伯衡学博行修，文词蔚贍有法。”传有《苏平仲集》十六卷（《四部丛刊》景印明正统壬戌本）。而濂序其书曰：“精博而不粗涩，敷腴而不苛缛。”盖

文章蹊径与濂同；故相契合如此。而濂与基，皆不安为宋人之文。明之有濂基以开何李之复古，犹唐之有燕（张说）许（苏颋）以为韩柳之前茅也。

第三节 方孝孺 附解缙

宁海方孝孺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从宋濂学；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。先辈胡翰、苏伯衡亦自谓弗如。孝孺顾末视文艺，恒以明王道、致太平为己任；欲以驾轶汉唐，锐复三代；而毅然自命之气，发扬蹈厉，时露于笔墨之间。其文章纵横豪放，颇出入南北宋苏轼陈亮之间；与濂同其瞻肆，而不同其枝碎。濂宏博而不免缓散；所病在取径太阔大，遣词太繁缛，未能浑灏流转；故不如孝孺之直抒欲言，纵笔所之，疏快成片段也。传有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（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嘉靖辛酉刻本）。感物写怀，每有悲天悯人之意。录《蚊对》曰：

天台生困暑，夜卧絺帷中。童子持絜颺于前，适甚，就睡。久之，童子亦睡，投絜倚床，其音如雷。生惊寤，以为风雨且至也，抱膝而坐。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，如歌如诉，如怨如慕，拂肱刺肉，扑股嚼面，毛发尽竖，肌肉欲颤；两手交拍，掌湿如汗，引而嗅之，赤血腥然。大愕不知所为，蹴童子，呼曰：“吾为物所苦，亟起索烛照。”烛至，絺帷尽张；蚊数千皆集帟旁，见烛乱散，如蚁如蝇，利嘴饫腹，充赤圆红。生骂童子曰：“此非嚼吾血者耶？皆尔不慎，褰帷而放之入。且彼异类也，防之苟至，乌能为人害？”童子拔蒿束之，置火于端，其烟勃郁，左麾右旋，绕床数匝，逐蚊出门，复于生曰：“可以寝矣，蚊已去矣。”生乃拂席将寝，呼天而叹曰：“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？”

童子闻之，哑尔笑曰：“子何待己之太厚，而尤天之太固也？夫覆载之间，二气絪縕，赋形受质，人物是分。大之为犀象，怪之

为蛟龙，暴之为虎豹，驯之为麋鹿与庸狨，羽毛而为禽，裸身而为人，人为虫，莫不皆有所养；虽巨细修短之不同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。自我而观之，则人贵而物贱。自天地而观之，果孰贵而孰贱耶？今人乃自贵其贵，号为长雄；水陆之物，有生之类，莫不高罗而卑网，山贡而海供；蛙黾莫逃其命，鸿雁莫匿其踪。其食乎物者，可谓泰矣，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？兹夕蚊一举喙，即号天而诉之。使物为人所食者，亦皆呼号告于天，则天之罚人，又当何如耶？且物之食于人，人之食于物，异类也，犹可言也。而蚊且犹畏谨恐惧，白昼不敢露其形，瞰人之不见，乘人之困怠，而后有求焉。今有同类者，啜粟而饮汤同，畜妻而育子同也，衣冠仪貌，无不同者；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，吮其膏而盬其脑，使其饿踣于草野，离流于道路，呼天之声相接也，而且无恤之者。今子一为蚊所嚼，而浸辄不安；闻同类之相嚼而若无闻，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？”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，叩心太息，披衣出户，坐以终夕。

顿挫浏亮，一洗宋濂冗滞之敝，不得不有出蓝之誉也。孝孺既以不事成祖诛死，其文章亦禁不行。门人王稔藏遗稿，宣德（宣宗年号）间始稍传播。原本凡三十卷，拾遗十卷，附录一卷，乃黄孔昭谢铎所编。世所传二十四卷本，则正德（武宗年号）中顾璘守台州时所重刊也。

吉水解缙，字大绅，与孝孺同辈，而才气放逸，下笔不能自休；当时有才子之目。迄今委巷流传其少年宿慧诸事，多鄙诞不经；传有《解学士文集》十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刻本）。其奏议如《大庖西封事》、《白李善长冤》诸篇，俱明白剀切，有孝孺之风。大抵宋濂刘基，饱更世难，其辞敛，其意深。缙及孝孺新进用事，其文激，其气锐。

第四节 杨士奇 附杨荣 黄淮 金幼孜 杨溥

太祖之世，运当开国，多峭健雄博之文。成祖而后，太平日久，为

台阁雍容之作。作者递兴，皆冲融演迤，不矜才气；而泰和杨士奇名寓（以字行）、建安杨荣字勉仁、石首杨溥字弘济并世当国，历相仁宗、宣宗、英宗三朝，黼黻承平；中外翕然称三杨。推士奇文章特优，一时制诰碑版，出其手者为多。仁宗雅好欧阳修文。士奇文平正纾余，时论称其仿佛。后来馆阁著作，沿为流派，所谓台阁体是也。传有《东里全集》九十卷，别集四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中藏有明天顺刊本）。录《沈学士墓碑》曰：

呜呼！此吾友翰林学士沈公之墓。沈世家松江华亭。大考讳德辉，尝为郡史，平反冤狱百数十人；乡称长者。妣宋氏。考讳易，仕为谏议参军；无几，弃官养亲，而授徒里中，惇行伦谊，集《五伦诗》以教学者；而甘贫乐义，人号苦节先生。妣顾氏，有善德。二子：长即公，讳度，字民则。次粲，字民望。公天资温雅敦实；自幼嗜学，博涉经史。洪武中，郡邑交举文学，弗就。坐累谪云南，跋涉万里，处患难，其中裕然。时同谪者多名人，率于公交。达官重帅，争欲迎致公馆下。岷王具礼币聘之。既至，屡进直言，居无几，辞去。都督瞿能知贤下士，延于家塾为弟子师，旦暮躬请益焉。其入京师也，以公偕行。

时太宗皇帝初临御，命翰林举贤才。今礼部尚书江陵杨公为编修，以公名上，擢翰林典籍。方时，制敕填委，既视草，学士以下，率分书之。上独览公书称善。一时翰林善书，如解大绅之真行草，胡光大之行草，滕用亨之篆八分，王汝玉、梁用行之真，杨文遇之行，皆知名当世；而解及公之书，独为上所爱。凡玉册金简，用之宗庙朝廷，藏秘府，施四裔，刻诸贞石，传于后世，一切大制作，必命公书。公之书婉丽飘逸，雍容矩度，兼篆八分；八分尤高古，浑然汉意。而日侍清密无间，赏赐二品金织衣，新制象笏镂公氏名，涂金以赐。以其弟与子皆善书，皆官之近侍；父子兄弟，并荣于朝。古今以书遭承宠遇，莫或加公。书盖公一艺耳。为文章，尚兴致，平淡雅则，不为浮靡。事上必尽诚，被顾问

必以正对。由典籍升检讨，复升修撰，遂升侍讲学士奉直大夫。仁宗皇帝赐诰命，进协正庶尹；赠其考奉直大夫协正庶尹，翰林侍讲学士；其妣宜人。予诰归焚黄，赐钞给驿传。宣宗皇帝临御，进翰林学士，奉政大夫。年逾七十，再上章乞致仕归，不听。

公事亲孝，与弟粲友爱相笃终身；与人交，久益敬。为人贞静不苟附。初入翰林，乡人有为大宗伯者，得君，有气势赫赫；朝士希进者日奔走其门。公以故旧独自守，未尝轻造；间或邀公，辄以礼辞；士论高之。闲暇，闭户焚香，鸣琴赋诗以自乐，人号自乐先生。襟宇澄澹，风韵萧散；所好惟载籍法书，名画古器，自题其斋居曰乐琴书处，杂列花卉奇石。高人韵士至，必具觞酌，或吟或弈，意度翛然。所作诗文有《滇南稿》、《随笔录》、《西清余暇》、《自乐稿》，藏于家。年七十有八。一日微疾，犹作《和王行俭詹事小洞天词》，明日捐馆，宣德甲寅十月二十二日也。讣闻，上遣礼部郎中陈谟赐祭，给驿舟归丧，命有司营葬。元配顾，赠宜人。继陈。子二：芹，先十五年卒。藻，中书舍人，升右大理寺副。孙男二：潮，秀敏好学，先十年卒。次源。女三：长归俞珙，余在室。曾孙男一。士奇与公同入翰林，相交三十有三年，最相得。其歿也，盖哭之恸。于是粲及藻求予表墓。予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？敬为之表。

遣言措意，切近的当；然遽以拟欧阳修，亦似少过。欧阳气逸韵流，意态无穷。士奇言尽而意止，趣味不长。只是纡徐委备，无艰难劳苦之态，所以得欧阳之仿佛；然亦以启冗弱之病。欧阳意有余于词，故耐咀味，士奇词或饶于意，不免芜弱也。

杨荣与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，而传有《杨文敏集》二十五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明正统刻本）。其文章雍容平易，体格与士奇略同。虽无深湛幽渺之思、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，而逶迤有度，醇实不炫。其他永嘉黄淮字宗豫，有《省愆集》二卷（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明正统刊本）。新淦金幼孜名善（以字行），有《金文靖集》十卷

(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明弘治间刻本),春容雅步,颇亦肩随。盖其时天下康乐,故廊庙赓飏,具有气象,操觚者亦不知也。

杨溥以弘识雅操驂驾三杨,而刻意遒古,力摹昌黎;而不以文名,其集亦不传。睹所为《承恩堂记》曰:

皇上嗣登天宝,嘉念苍生,期底雍熙,图任老成人,弥纶治化;少师吏部尚书蹇公实为之冠。宣德七年秋,诏有司,若曰:“予有辅臣,粤自先朝,伟著德望,暨于今启沃居多。予于庶政咨焉,予于庶官审焉。克允克谐,实惟其人。欲新厥居以称予优礼之意;其绘图以进。”有司明日以图进,弗称。又明日更为图进,弗称。上乃自规画授有司。乃卜地于都城东南,厥位维阳,厥土维刚;董材于肆,厥木维良,厥石维贞,陶瓦维坚;乃卜日之吉鸠工;哀高以平,筑虚以实,引绳缩板,以垣厥周。乃建厥堂,翼之以室;乃辟厥路,重之以门;甍之甍之,涂之沐之,不逾月告成。祀先有庙,礼宾有馆,庖有厨,汲有井,有库有厩,以储以牧。轮奂咸美,百用具备。复命大臣燕饮以落之,肴核酒醴,咸出大官。

公谓翰林学士杨溥曰:“昔晋献文子成室,诸大夫发焉。当时善颂善祷者见称于君子。子何以语我?”溥不敢以不敏辞,乃酌而祝曰:“惟天佑国家,乃实以贤哲简畀平格,复锡以寿,若周之毕公,策名文武之世,相成王,相康王,永光周室。公历四朝,进位师保,享高年,辅圣天子丕隆太平之运。溥于斯为国家贺。”又酌而祝曰:“明盛之世,惠归之德,君子享多福,而民咸乐其乐。是以锡马蕃庶,昼日三接,乃惟康侯。溥于斯为天下苍生贺。”又酌而祝曰:“福善之报,惟有德于民者为盛。古昔名臣辅君致治,实功允德,孚达神明,身被光荣,泽流子孙,与国同久。《诗》曰:‘惟其有之,是以似之。’溥于斯为公贺!”公酌而复曰:“圣天子之恩笃不敢忘。子亦可谓善颂者矣。”谨名其堂曰承恩堂,请书此以为记。